

我为九十一岁的姑姑点赞

□李富

2017年的正月初一，我们大包小裹装了一后备箱礼物，一家三口驱车前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见一个特别的人。我们的心情说不上是高兴，也说不上是忐忑，应该是很急迫。这个人及这个人的儿女，我们彼此都没见过面。这个人名叫李淑芝，当年八十九岁，是我的亲大姑。

我父亲1937年出生在河北省青龙县官场乡北稍峪村。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，我的爷爷守着一点儿薄田过活，没有什么手艺，孩子又多。不要说当时中国大地被异族侵略，民不聊生，就是那几分薄田也养活不了家人。七分山，二分水，一分田。一个棉袄大的地方就是一块田。这次河北之行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常说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一眼望去全是陡峭的石头，磨盘大、院子大的土地都被平整出来种上了庄稼。当时，爷爷有四儿两女，父亲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，下一个兄弟和两个妹妹。大姑李淑芝七八岁时就被卖到邻村贾杖子贾家做了童养媳。父亲七岁的时候，爷爷决定跟族人迁徙到有土地耕种的地方，把儿女带出大山。两挂大胶车拉了满满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和生活必备的一点家当。车路过贾杖子村，大姑哭喊着跟了几里路，可是车上挤满了人，再也容不下一个瘦弱孩子，大姑那年才十五岁。从此她在这个家族失联了近一个世纪。我和爱人坐在炕头上，一人握着一只大姑的手，听大姑讲述她悲惨的故事，陪她一起流泪。“我要是上了车，你奶奶就得下来，那孩子人没有你奶奶可怎么活呢。”大姑最终原谅了遗弃自己的父母。

大姑做童养媳的贾家应该有几个钱，雇着长工。大姑上无公婆，丈夫参加了东北抗日游击队，大姑称“八路军”，他长年在外，大姑和贾氏的哥嫂过活，其实大姑是贾氏兄嫂买去的奴隶。大姑洗衣、做

饭、喂猪，承包了所有的家务，还要上山砍柴。小小的年纪，瘦弱的身躯却承担了成人的劳动。她做出饭自己也不能吃，嫂子让她单独熬粥，熬粥省粮食。有一次，她的嫂子打算将吃剩的米饭喂狗，转而改变主意施舍给了大姑，说：“给她点儿吃吧，长点儿力气好干活。”最让大姑气愤的是，嫂子盗走了大姑藏在棉袄里的十块大洋，这是爷爷留给大姑活命的大洋，是爷爷卖掉了大姑的自由换来的大洋……贾氏兄嫂偷了大姑的钱去县城下了好多次馆子。本是同样愚弱的一群人，在欺凌弱小的时候却是毫无人性。有一次，大姑得了痢疾，四五个月汤米不存，人瘦得皮包骨，家里的长工和村里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了大姑一些草药，告诉她：这些草药能治拉肚子，只是你的身体太弱了，一定要少吃。大姑每天吃一些草药，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等大姑有了孩子，姑父就和兄嫂分家单过了，大姑也从此摆脱了兄嫂的虐待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姑父在从部队回乡休养的途中被人杀害了，是皮鞭毒打致死。杀害他的是伪满政府的治安队，也就是替日本人做事的“二狗子”。有人把姑父被杀的消息告诉了大姑，大姑背上不满周岁的女儿去找姑夫的组织，遇到盘查的，大姑就说家里没粮了，要到下面村子亲戚家借点米。大姑找到了区小队，区小队袭击了伪保治安队，活捉了六个杀害姑父的治安员，并捆绑了交由大姑处置。大姑说：“这六人中还有一个女的，他们各个给我磕头做揖，有的还说给我五亩好田，只要让他们活命。谁要你的田？你们把我的男人害死，让我们孤儿寡母失去了依靠！”大姑对游击队长说，她只有一个要求，要那六人脱光上衣，给她一把烧红的烙铁。大姑用烙铁烙了六个“二狗子”的后背，出溜一烙铁问一句：“你还害人不！”大姑的仇恨上

升不到家国仇、民族恨。她的这几烙铁完全是身世之苦、亲人离弃之痛、丈夫被毒打致死之恨的发泄。经历了这么多人人生磨难，大姑坚强得像一块钢，从此，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我听着大姑的故事，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。可悲的是，大姑说不清她的男人在八路军的哪个部队，在队伍里担任什么职务。更可悲的是，解放后，政府有政策照顾安置军烈属，可是必须得有人证明。姑父的战友大都不在了，即使有人活着，大姑也叫不上一个名字。就这样，大姑连烈属都不是。

解放后，大姑带着女儿嫁到谢杖子谢家。谢氏姑父因成份不好，适龄婚娶了却还未有人家提亲。大姑不嫌他成分不好，姑父也不嫌弃大姑带个孩子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结婚了。大姑嫁到谢家又生了两儿两女。我们这次去看大姑，才知道姑父几年前过世了。姑姑的两个女儿都是高个儿，大眼睛，灵秀，二儿子浓眉大眼。在见到大姑的前一夜，我们住在秦皇岛市榆关镇榆关村大姑的二女儿家，二女婿讲了一个谢氏姑父的故事。大姑家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有一年过大年，身为村长的姑父给人家杀猪，人家要给他一块精肉，姑父说：“我要那个猪头，这样孩子老婆都能吃一顿。”可见当时日子之难，可见姑父的勤俭持家。

大姑的房子低矮阴暗，没有电视电话，没有现代时尚的摆设，却有四组老式红柜，大姑说：“你姑父种了很多粮食，装满了八节红柜，他去世前跟我说，我死了也放心了，这些粮食够你这辈子吃了……”我再一次为大姑的故事流泪。因时间有限，我对谢氏姑父的故事还没了解太多，听大姑说他生前一直做村长，他做村长一点也不贪，耿直公正，村里人都很怀念他。

1943年，爷爷组织家人迁徙，最终落脚

在一个叫伙房的村子，即现在的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伙房村。

两辆绑着架杆的马车上装满了必备家什和包裹，老弱婴幼儿坐在包裹上，其他人只能步行。父亲那年才七岁，因为是男孩子也没有坐车资格，只能跟着迁徙的队伍跑。跑了几天后，父亲丢了。

七岁的孩子丢了，迁徙的队伍又不能返回去找，生死只能靠他自己。父亲在从内地向东北迁徙流亡的队伍中找到一个盲人为伴。盲人吹曲算命讨得几文钱两，父亲给盲人引路混口饭吃。迁徙的队伍走走停停，天黑了总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讨饭休息过夜。有一天早晨，队伍正装车待发，忽然听到路上传来笛子曲儿，人们停下来看，父亲的大哥说：“那个领着盲人的怎么像三头？”就这样父亲又回到家人身边。时间快过去一个世纪了，大姑还清楚记得几个弟弟的乳名。“你大爷叫大头，二大爷叫林头，你爸叫三头……”我泪如雨下，父辈的乳名没有几个人知道，特别是我们晚辈。大姑啊……虽然从来不曾提起，其实从来未曾忘记。

大姑骄傲地说：“我是老党员呢！”然后小声地问我，“老侄子，你是党员吗？”

“是！”我回答道。大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你看我这记性，老侄子是记者，哪能不是党员呢？党员好啊，能约束自己，心里有别人，能为别人谋福利！”

听着这些话，我有些惭愧，也有些激动。2019年，大姑去世了，走完了她坎坷而又平凡的一生。

我为姑姑点赞：生命的乐章，即使是苦难，也仍然有不屈和顽强的音符；苦难的土地，仍然可以盛开出芬芳的花朵！



漫步晨景

张启民撰

鲍文倩同学写给科左后旗关工委的一封信

编者按：

千里之外的鲍文倩同学来信，深深地震撼着科左后旗关工委每一位爷爷奶奶的心，让他们更加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。“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”，科左后旗关工委始终恪守这一信念，二十多年来，科左后旗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。鲍文倩同学是千万个受救助的各族贫困学生之一，科左后旗关工委关爱每一位各族青少年的健康成长，正是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写照与缩影。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辛努力与奋斗，我们坚信，随着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全面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“鲍文倩”同学可以心无旁骛地行走在求学的路上，未来，一定会有更多“鲍文倩”这样的学子学成归来，成为建设家乡的生力军。

敬爱的爷爷奶奶：

您好！我是鲍文倩，此刻正坐在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园里，给您写这封信。

2023年8月，在关工委爷爷奶奶的帮扶下，我顺利踏入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系。眨眼间，分别已近两载，对您的想念，从未停歇。

每当握着画笔勾勒教学楼设计图，那些年您给予的关怀，便会涌上心头——是您的资助与陪伴，让曾在困境中迷茫的我，能在大学课堂追逐建筑梦。这份感恩，在心底发酵成最想倾诉的话语。

初次收到助学金时，我正因学费犯难。那时，买一套专业绘图工具都要纠结许久，是您的资助如一束光，点亮我填报建筑系志愿的勇气。大学时光里，您的关心远不止物质：开学时送来的绘图本、寒冬寄来的保暖衣物，甚至我熬夜做模型生病时，电话里那句“别太累，身体最重要”的叮嘱……这些点滴让我明白，您给予的不只是学费，更是“不会被放弃”的底气。

如今的我，常泡在画室与图书馆：清晨五点画速写，捕捉光影变幻；深夜对着CAD图纸，反复打磨线条；寒暑假跟着导师跑工地，学习看结构图。去年，我的《社区活动中心》作业获评优秀奖案例，那一刻，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您——曾经连铅笔都要省着用的孩子，如今已能独立设计空间动线。老师说我的图纸“有温度”，我知道，是您的善意，早已融入我对“家”与“空间”的理解。

上个月，我有幸参与其他学校组织的乡村建筑实践，用所学帮山区小学改造教室。看着孩子们在新设计的采光走廊里看书，我忽然懂了您坚持资助的意义——您托举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未来，更是让善意有了传递的可能。未来，我想成为公益建筑师，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设计实用又温暖的居所，就像您为我搭建起遮风挡雨的“精神小屋”那样。

信纸篇幅有限，可您的恩情绵长无尽。谢谢您用爱，做我的“人生基石”，让我在建筑世界里，敢想、敢画、敢追。请相信，我会带着这份厚重的期待继续奋进，让图纸上的线条化为真实楼宇，让您的善意，在更多地方“落地生根”。

此致

敬礼

鲍文倩 敬上
2025年6月9日



渐去渐远的记忆(二)

□刘丛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当初一些理所当然的、理直气壮的名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，偶尔翻出发黄的历史，那些当年令人伤怀的故事，竟那样让人刻骨铭心。人们说老年人常思既往，少年人常思将来，但历史毕竟今天的根基，即便回忆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，但总萦绕在心头的情结，不吐不快。

灯窝

不知道老祖宗是怎样找到这块土地的，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穿山越岭，趟过几条小河，一个自然村安然洒落在交通既便利、土地又不肥沃的塞北大地上。自然组成的村屯，大多是一家大户为主，掺杂着几户杂姓的村屯。村屯可能没街没巷，但房屋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：土坯房，呱嗒嘴子窗户，臊眉耷眼、畏畏缩缩地战栗在寒风中。尽管是白天，除了几声鸡鸣狗吠和烟筒里的炊烟外看不出几缕生气，一到夜晚，整个小山村就像一个打着瞌睡的老人，只有几盏发着昏黄的煤油灯，像老人浑浊的眼，昭示着这里是一个有人类生存的地方。塞北漫长的冬季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冬季那漫长的夜。文化生活的匮乏，古老歌谣的枯燥，如果没有一盏并不明亮的灯火，人类真不知道能否倒退进原始社会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大多还用麻油灯，铁制的灯台上有一个浅浅的灯碗，灯碗里倒上麻油，油里放一根棉花捻子，麻油浸透棉花捻子后，用火柴点着，麻油灯就亮了，漆黑的小屋便有一缕灯光撕破黑暗，漫长的冬夜也就多了几许温馨和期盼。当时的农村经常性消

费就是吃咸盐、点灯油，是家庭经济计划的重头戏，所以不可掉以轻心。就拿灯油来说，到了六七十年代，人们开始使用煤油，尽管每斤煤油几角钱，也不敢浪费，没事家家老早就关门闭户熄灯，让长梦对付漫长的夜晚。一旦谁家妇女做针线活或者来了客人，主人就会把平时很小的灯苗挑亮，放在一个可以把光线均匀地散布在屋子每个角落的地方。而平时唠嗑或者没有必要的时候，煤油灯就放在墙壁上挖好的四四方方的一个墙洞里，灯苗很小，只要能看见亮就可以。这个墙洞就叫灯窝。灯窝天长日久被煤烟熏得形成了厚厚烟熏，好美的农家少妇会用来描眉，特别是这种烟熏还有止痒功能。随着电力化的出现，煤油灯早已干干净净地退出历史舞台，灯窝也就成了追忆的载体。

火镰

说起世事变迁，人们比较容易想起火柴和洋火的故事。一直到现在上点岁数的人还总把火柴叫洋火，因为火柴走进我们的生活也就几十年。从把火柴叫洋火可以得见，火柴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东西，当年可是舶来品。也许有些青年人会问，在火柴走进我们生活以前，我们的祖辈们是用什么引火的呢？远古的存储自然火和后来的钻木取火咱不必说，从记事时起，神秘的火镰曾经闯进过我的记忆。我没用过火镰取火，但却看过大人们使用过，是两块金属状的硬片，俗名叫嘎石。两块嘎石相互撞击，敲打出火花，再把一种叫火绒的东西点燃，也就取火完毕了。也

许是对历史的一种怀念，也许是古老的取火方式已经铭刻在人们心中，记得读小学时，还在母亲的木箱子里看见过火镰，再后来就不知所终了。

火柴

看似简单常用的火柴，一两句话还真难对其功能原理解说清楚，没办法，只好查找工具书：火柴，是根据物体摩擦生热的原理，利用强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化学活性，制造出的一种能摩擦发火的取火工具。

采用易燃的木材做成小棒（火柴梗），在其一端蘸以易燃药料，形成火柴头，制成一根火柴；数十根火柴整齐地排布于一个火柴盒内，组成一包火柴。“一座军营数个兵，列好队伍等命令。一旦需要就出去，牺牲自己换光明。”火柴盒是纸质的带抽屉的盒子，一侧为涂着赤磷或白磷的磷面。使用时，将火柴在磷面上擦划，即能引燃。

火柴广泛使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后来的汽油打火机、电子打火机代替了它，它也就慢慢地退出主要取火工具的行列，现在只在高档的宾馆里以豪华面目出现了。传统的火柴被人们称为“洋火”，因为它就是由洋人发明传到中国来的。最早发明火柴的是一个叫沃克的英国人，他在1826年利用树胶和水制成了膏状的硫化锑和氯化钾，涂在柴梗上并夹在砂纸上拉动产生了火，遂发明了火柴。后来，其工艺逐步改进，功能越来越好，在马可·波罗时代传入我国。

风物

蚕站小忆

□侯建华

三十多年前，通辽市城区南边有个蚕业工作站。占地不足百亩的大院里，两排平房静立，百十棵桑树成行，四十多名科研和工作人员在此深耕蚕业推广。

你见过成片的桑树林吗？当浅夏的风掠过通辽蚕业站的桑园，每一片桑叶都泛着油亮的生机，而枝头的桑葚，正演绎着一场关于时光的色彩魔术。

四月末，桑葚初结时不过米粒大小，裹着青绿色的绒毛，像藏在叶间的小逗号，悄悄标记着季节的更替。

五月的阳光渐暖，青果褪去羞怯，从蒂头开始染上胭脂色，如同少女耳尖的绯红，一天深过一天。清晨的露水凝在果粒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给红玛瑙镶了层水晶边。到了月底，最饱满的果实已变成深紫色，沉甸甸地压弯枝条。此时的桑葚不再矜持，轻轻一碰就簌簌坠落，咬破果皮的瞬间，甜中带酸的汁液在舌尖炸开，连指尖都染上紫黑的甜蜜痕迹。

桑叶是蚕宝宝的盛宴。工作站的蚕室里，蚕宝宝啃食桑叶的“沙沙”声，是科研殿堂演奏的最优美的旋律。巴掌大的桑叶摊开在竹匾上，蚕虫蠕动着青白的身子，片刻便啃出月牙状的边缘，这些鲜嫩叶片，在蚕宝宝的消化道里升华成酿造蚕丝的琼浆玉液……

桑枝是低调的药用品。修剪下来的桑枝看似寻常，却是中医药典籍里的“养生客”。晒干后切片煮水，可祛风湿、利关节，老一辈科研人员常将它收进值班室的药罐。

在蚕业站的日子，每当走过桑园，总忍不住抬头看枝头的桑葚——那些从绿到紫的渐变里，藏着科研人员对季节的观察，对物种的敬畏，更藏着一棵桑树对大自然最慷慨的回馈。

在蚕业工作站蚕室里，最动人的风景藏在排列整齐的竹匾里——那些白胖的蚕宝宝，正用柔软的躯体演绎着生命的奇迹。

刚从卵里孵化的蚁蚕只有黑芝麻大小，浑身黝黑多毛，却已懂得用细小的口器探寻新鲜桑叶。随着一次次蜕皮，它们褪去暗沉的“外衣”，换上温润的青白肤色，身子也渐渐胀成手指粗细。

它们啃食桑叶时极有章法：先沿着叶片边缘啃出弧形缺口，头部左右摆动间，“沙沙”声像春雨掠过窗棂。工作站的老师傅总说：“蚕宝宝吃桑叶，是在替咱们‘读’叶子——叶片是否鲜嫩、有无私害，它们的胃口最清楚。”

当蚕宝宝的身体透亮得像裹着一层蜜蜡，便到了该“盖房子”的时候。它们会选在竹匾角落或桑叶间隙，昂起头左右摇晃，吐出半透明的丝线。

最初的丝缕细如蛛丝，却逐渐织成松散的茧网。蚕宝宝在茧网里越裹越紧，丝线也从透明转为乳白，最终形成一枚枚椭圆形的茧壳。这过程不过两三天，却像一场孤独的修行——曾经贪食好动的幼虫，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进茧里，仿佛与世界暂时告别。

最让人屏息的，是蚕蛾破茧的瞬间。茧壳某处突然拱起小包，继而裂开一道缝隙，先是触角试探性地探出，接着蛾身缓缓挤出来——翅膀皱皱巴巴的，像团揉乱的纸。但短短几分钟内，它便用力振动翅膀，让褶皱渐渐舒展成带有斑纹的薄翼。

雄蛾总是更急切，一出茧就振翅寻找雌蛾；雌蛾则安静些，尾部释放的信息素引得雄蛾纷至沓来。它们交尾、产卵，完成生命最后的使命，而那些受精卵，又将在来年春天，重新开启一轮关于新生的故事。

在蚕业工作站的角落里，总堆着几筐浅褐色的颗粒——那是蚕宝宝的排泄物“蚕沙”，看似毫不起眼，却是中医药典籍里藏着的“黄金”。

蚕沙的收集很有讲究：每日清扫蚕匾时，需用筛子将桑叶残渣与蚕沙分离，留下颗粒均匀、干燥洁净的部分。刚落下的蚕沙带着桑叶的清苦气息，经阳光暴晒后，逐渐凝成坚硬的小球，颜色也更深沉些，像撒在竹匾里的碎琥珀。

老师傅曾告诉我，蚕沙入药讲究“陈久者良”——新沙性燥，存放一两年后，燥气褪去，药性才更平和。工作站仓库里，总存着几瓮陈年蚕沙，揭开木盖时，草木香混着时光的沉淀感扑面而来，仿佛能看见无数个扫蚕沙、晒蚕沙的晨昏。

在中医眼里，蚕沙是祛风湿、通经络的好手。我有一次整理资料，看到古籍里称蚕沙为“原蚕沙”，别名“晚蚕沙”，突然觉得这名字极妙——这些被蚕宝宝“消化”过的草木精华，何尝不是时光筛出的“沙中金子”？在蚕业站的岁月里，连这小小的糞球都带着科研的温度：它是观察蚕健康的“晴雨表”，是传统医学的“活教材”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微观注脚。



书画影

神奇的年龄

□罗立存

翻过六十岁大山
什么都爱去回忆
远去的嘹亮脚步
灿烂的中年芳华
有时，想着想着笑了
有时，落下泪滴

和远去的疲惫
走进这个年龄
什么都担心丢弃
犹如到秋天的大地里
望着散落的颗粒

头顶飘过的浮云
留不住
真想悄悄走回芳草地
找回流过的汗水

到了这样的年龄
固执有时围着身边转
很像面对一围栅栏
无声地走了进去